文通

文通卷之十三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尺牘 尺赤通

尺牘。漢文帝遺匈奴尺一牘。尺牘書之沿也。體務簡達。語貴嫺娖。所用。最繁。必使斯須可辨。故孟公授書。親疎各異。穆之應對。移晷百函。斯盖駿發而前巧於用。短者也。

王弇州曰。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

匪一人謀野禔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雖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檄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紓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扢沈冥或培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涌辯則雲烝電爗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菀榦鳳距弱雲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苛麻薄遞緘蘇固蠟爛熳數

行。遙寄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瀋灕漉。巵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若夫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焉者乎。

胡元瑞曰。漢以前赤尺通用、見楊子巵言、余所閱尚

三數處自唐人以下、用者絶希、惟海岳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繖諸佛、闊四赤、長五六赤、印證益明、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

知玄集龍序銀鈎一啓亥家成羣簜櫛行披骨魚盈隊蓋以札為櫛也其云簜櫛周禮所謂英簜摲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聿廣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為之策簡也以竹為之至秦漢以下以緗素書牢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為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帶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緗素疊成雙魚之形古

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次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

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移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移、易也、讓、責也、文心雕龍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辯、文移之首也。

白事

白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白告也告明其事也

述

魏給事中邯鄲淳作魏受命述聖人創製曰作賢者傳舊曰述故述者不敢當作者之名也

說文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略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别名

略

略。漢奉車都尉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

刺

刺从朿从刂、詩下以風刺上曰刺、七賜切、韻補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漢書漫刺後漢禰衡尚氣慢物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通、刺字漫滅、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一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刺字借鍼刺之刺以揄通也刺直傷也爾雅公羊同作殺朿刺史司刺三刺俱音从

留青日札曰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从朿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濶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臙脂毯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

剌惟剌謬之剌从剌盧達切乖戾也

仁人之言

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勲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百姓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之皮以書巳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謁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謁文後漢別駕司馬張超謁孔子文謁白也請見也史稱謁者

文通卷之十四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圖

釋名曰圖度也盡其品度也

麻𣿬彥遠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聖先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傳乎金册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

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顔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

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畫明焉旣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淸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

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婬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昔夏之衰也桀爲暴亂太史終抱

書法發

畫以奔商殷之亡也紂爲淫虐內史摯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畫若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戴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畫工所畫古人也觀畫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墻壁之畫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詬病其儒以食

失姓名

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李本寧六經圖序曰周易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圖各十六篇無作者姓名盧侍御得信州石本更爲木本取其工易就其傳易廣云葢河出圖洛出書是時書亦圖也經緯相錯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於書得其理舉其象如以左契合右契也秦焚書坑儒以吏爲師而蕭何入咸陽收圖書漢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圖之可經世用如此任宏較兵書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

俗學之弊如此

卷劉更生父子爲七略有書無圖自是藝文之目遞圖不講然王儉七志六書一圖阮孝緒七錄內篇圖七百餘卷外篇圖百卷卽不必盡出三代以前猶幸古蹟存十一於千百而今且盡矣辭章之學旣於圖無所取裁性理之學方以書爲筌蹄安問圖哉道聽塗說見名不見物猝然當興革之會制度文爲靡所措手猶且侈然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難何有於易此與畫鬼魅何殊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言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道不可見見之于禮禮不可見見之于器器不可見見之於圖

圖者載道之器無圖則無器無器則道何以形禮何以備盛德何以見乎朱子深惜樂記說理精而度數節奏無可施用晚年又病說易者脫略卦象然則圖惡可已也余觀諸圖於宮室車服器用之類法象稍詳其有圖而非象若書而實圖者曰譜曰表一展閱而綱目源委犂然指掌與圖同情異形同功一體若大衍之數揲蓍之法六年五服之朝四始六義之說諸國爵氏世次之別六官分掌之職民數荒政神祇人鬼祭祀之式與譜與表不殊而義皆準於圖總名

之曰圖國家頒五經大全學官皆有圖此圖蓋已具載易則兼收楊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論三禮者以儀禮周禮爲經禮記爲傳今有周禮禮記無儀禮作者去取之指不審云何或有未竟之筆耶抑所授受僅有此耶考馬貴與所紀有朱子發易圖鄭東卿易卦疑難圖程大昌禹貢論圖歐陽補鄭氏詩譜張傑春秋圖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夏休周禮井田譜聶崇義三禮圖陸佃禮象所不知者又有演左氏傳謚族圖帝王歷紀譜春秋世

譜、春秋宗族名謚譜、春秋二十國年表、其本不得傳、未知與此圖合否、諸家書咨有穿鑿附會誇謬經訓。圖則非口談臆決、實與經相發明、公意在窮經博古、洗瞀儒之耳目而一新之、嘉惠深矣

王弇州曰、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爲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葢顏光祿之訓曰、圖理而爲卦也、圖識而爲書也、

書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瑚戈若岣嶁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爲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略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爲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藉以紀皆書爲之也書之用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陿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

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爲籀爲斯爲鍾爲張爲崔爲蔡爲羲爲獻其賢者爲杜爲師爲梁爲衛爲索爲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爲顧爲曹爲衛爲陸爲張爲道子爲成其賢者爲墨爲曷爲徽爲逵爲庾爲二閻爲展爲董爲尉遲爲二李爲維爲昉爲仝爲董爲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覩古聖喆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懔然而思戒

者哉甑仙釋之消搖而不寄悰於塵外者哉卽小乘
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
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天喬飛走之
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
賦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
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陿於書
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
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略訪法書例採古今之
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

有有圖者如三易射鄉君臣圖鑑輿地九邊圖修攘通考及止聾受諫鄭俠流民博古圖之屬

有無圖者如周禮考工深衣之類

有名圖而無圖者如三輔黃圖之屬皆不可廢也

何爲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辭章雖富如朝霞晩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

劉歆七略七略消書無圖七略其六經之罪人乎

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

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

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散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與　鄭樵通志

讖

說文云讖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曰讖也其義讖微廣韻讖書增韻符讖

郭璞山海經𤟤𤟤獸贊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圖讖

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讖也

東觀漢紀曰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較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悞後生

作音 詛 祝音 祟　序名 文

詛文

詛文秦惠文王詛楚文書曰否則厥口詛祝詩云侯作侯祝靡屆靡究釋名曰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閼射殺叔鄭莊公不能討乃使軍中詛之於神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為四六或

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盟

記曰涖牲曰盟

敦音隊

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于晉漢反爲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

傷哉

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祝文

古者祝亨史有冊祝載所以祝之之意冊祝祝版之類也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言其備也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旣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玆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禜音詠

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
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
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
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
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
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
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
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
祀辭之組纚也漢之群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

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詰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

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祝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其旨有六焉曰告曰修(脩常祀也)曰祈(求也)曰報(謝也)曰辟(讀曰弭禳也見郊特牲)曰謁(見也)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有散文有韻語之異

醮音 濱

祝辭者頌禱之詞也世所傳有淨髮醮面祝辭若推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爲之

祈文

祈文後漢傳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肅脩辭貴端。

禮記曰。夫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嘏

嘏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慈告者也辭見儀禮蔡中郎集亦有之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罷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衣冠而肖貌之帷幌而匹偶之瀆甚矣

文通卷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譜

經籍志曰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衺上並效周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冑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

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畯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靡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皂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格史之流例宜區列之以備覽焉

方正學曰尊祖之次莫過於重宗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

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而屈爲童隷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與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

曩日讀此系淮之上于時風淒雨苦村湖怨漲廢書涕淚泜之與潮共承恨無從到不來潮上

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貴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

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顧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

所之亞譜必成王二人故余宋難以十族狗之分下族族而譜對異

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噫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椁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者吉凶之禮立

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錄

焦竑曰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勝私槭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別爲糾謬焉

焚草 今制事之最鉅者爲實錄每實錄成則焚其草于芭蕉園與日之史也辰戌丑未大比天下貢士錄其文

試錄 曰會試錄子午卯酉鄉舉錄其文曰某省鄉試錄皆冠以前序主考官爲之次執事次題問次取士姓名次程文殿以後序副考官爲之進呈

御覽殿試曰登科錄皆藏之天府仍以其副遣官賫南都藏之其驕駁者部科得糾正之爲禮部職掌而

國計錄 戶部則國計錄爲重錢穀兵馬之數四夷之費亦時有登耗焉

肻

後漢崔駰作逹肻肻美也令也逹餙言也取逹其意而已。

勢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畧筆勢。形容字體者也

蔡邕作隷勢。篆勢。

法

漢留侯張良序次兵法文心雕龍曰法者象也兵謀無窮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司馬法魏公子兵法皆其著也以言乎法律之不可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諧讔

劉彥和曰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

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疑誤）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讔者

眢音鴛

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眢井而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

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篇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篇、什也。積何以成章。積章而成篇也。

篇本一章。非全書。其見於詩則曰三百篇後世子家多用以釋家諸體爲多。而篇則寥寥明名全書。鄭端簡著國史亦以吾學名篇蓋以避史之名而不居也。

其他什。解章。懿趣。詳于詩通。

紀事

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裨史籍之遺亾名雖不同其爲紀事一也故以紀事挨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文通卷之十六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斷

引經斷獄

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子獨斷則太阿自持而權不下移樂禮征伐不出自諸侯陪臣士庶人能獨斷則剛毅近仁不致身聲名俱喪故曰需者事之賊也疑者身之毒也疑行無功疑事無成緩之旦夕失

之終身皆濡忍于利欲而亂大謀者也在史有斷限獄有斷讞文有斷制剛腸百鍊片言立剖其斯斷之義乎

靈樞經謀慮無斷者膽虛也金罍子與大在事膽弘大業在量先主初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誅撥先主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歎先主方食失匕筯此其膽不足張也君子曰漢之卒不復舊物天也亦先主之膽量有所欿哉

約

任彥升曰約漢王褒作僮約約券也釋名曰約約束之也

說文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於用而略之歟後人如鄉約之類因宜倣此庶幾不失古意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也轉移所在。識之所以爲信也。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祗罪髡鉗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

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繻棨者刻木爲合符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洛治病傳仕弟子張策門人李藏齋過所詣維還責禮冒渡津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今之路引關批其過所乎

續文獻通考亦作示每至關津出以示之也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按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莂

釋名莂別也大書中央中破莂之也葢卽今市井合同夷人木刻之類耳佛經有記別之文古人作僧寺文多用記莂字而不知其解如此古文但用別周禮八成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卽券書也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以限爲別也大書中央破別契刻也識其數也 太平御覽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傍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帝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

文心雕龍曰契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

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師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為約今僰夷苗仲猶然余履其地見之然呼為木刻云

僰音北

二文多爲外而戴文可古笑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逐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記當殺百餘人、余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亭事、廼是古姑大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如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以有毛脚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

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此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見太平御覽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為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腸、當以重幣贈用相賞、請為諸君說事狀我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卷如胾、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獦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為人雖長甚細材。

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自陷如米囊柸。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雜著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牋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疏者布也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者以其事有關涉也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

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亟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冗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